

004351

浦陽人物新記
寶編



004351

江南大学图书馆



11419192

記物人陽浦



撰 濂 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物人陽浦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徐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日六六二八上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知不足齋叢書金華叢書
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在
先故據以排印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士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竝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尙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

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凡例

一、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通。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攷朱子槐縣經。或按朱紱東軒日鈔。毛洪筆錄。蔣思先達遺事記。謝翱浦汭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舊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傳聞者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尙質。蓋亦爲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母懌。母懌生喜。喜生談。班固敘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旂。穉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爲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行遠。未必屑屑爲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尊慕之實。徒於名號繆爲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間。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爲何人矣。深可一慨。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倣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藉是以發耳。

一、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傅雱之後居清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孝友

陳太謁

鄭綺

政事

楊璇

傅柔

吳傳

吳直方

下卷

文學

梅執禮

何千齡

張敦

傅雱

石範

趙大訥

鍾宅

蔣邵

黃仁環

王萬

于房

朱臨

錢遙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卷上

忠義篇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竊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徇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將父兄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爲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棄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皆是。梅溶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讎。至有拔劍殺攀輅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間。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鳴。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又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梅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濂生也。後慕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備書其事。可以勸不

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聳者。始避地來遷浦陽。寢成大族。在通化者爲尤蕃。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兵及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敕令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閒親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轉重脩政。和敕令刪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臚。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室廬。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都中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潛求賞。皆駁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不能薦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原

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稱林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閒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繪像祠焉。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尙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給。皆繇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繇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儻。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願以比屋朽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俟。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實涕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剝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從。

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防密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瓊洩其謀。故陽託根索事殺之。秉哲卽捕子防送營中。革欲以一隊自奮。瓊給至帳下議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諡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贊曰。溶之死。執禮嘗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平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慨然守百里之地。以藁爾之軀。膺虎狼之暴。至於糜身弗顧。執禮之言。其真足信哉。凡人外柔者。內未必柔。但視其所存爲何如耳。世概以白面書生目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光明俊偉。是蓋無忝於溶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則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如是之衆。中間豈無豪傑者興。效長才。出祕計。以自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握長鎗大劍。陷陣攻城。以苟徼貴富者哉。計其當時。雄視一世。勇蓋三軍。自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曾未百年。聲消響絕。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若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爲者哉。若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爲。不足以驚世動俗。有能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旌之。史官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謹誌之。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富貴者所能同也哉。善乎魏徵之

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濂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考舊書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友著者。得四人焉。袁麻終身。哀哭不輟。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曰陳太謁。四代聚居。穆穆雍雍。門旌偉然。照映閭井。曰何千齡。剔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鍾宅。惇禮行義。世濟厥美。延於九葉。聲聞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謁。縣人。武鼎之子。親竝亡。卽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鍾宅。縣之興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卽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贊曰。太謁。衰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眞所謂豪傑之士矣。鍾宅一家。剔肝刲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舉韓愈氏所論。鄢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啻藥者。豈不有閒歟。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凝道遷歙。自牖遷睦。淮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人。淮。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癰。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頰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歎。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塵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嬪唯事女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傳於世。